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潘竞虎¹, 胡艳兴¹, 董晓峰²

(1.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2. 北京交通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 中国 北京 100044)

摘要: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辨识的基础上,分析了1990—2013年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时空特征。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三大发展阶段所含国家数量分布由“金字塔”型结构转变为“纺锤体”结构。区域经济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非均衡发展格局,极化效应不明显,空间关联效应不显著。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区域空间差异持续扩大,不同时期区域差异变异的随机成份表现不同,空间相关所导致的结构化分异态势趋于增强。

关键词:区域差异;时空格局;经济发展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 F0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2016)01-0010-08

DOI: 10.15957/j.cnki.jjdl.2016.01.002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sparity fo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PAN Jing - hu¹, HU Yan - xing¹, DONG Xiao - feng²

(1. College of Ge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hene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paper identif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SREZ). Both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and spatial variogram a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SREZ's economic disparities since 1990, based on six time sections: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and 2013, taking the GDP per capita as the measuring indicator. The transition across different class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distribution is also analyzed by Markov matrix.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SREZ'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in the state of agglomeration, with a "balanced-unbalanced-gradually rebalanced" pattern in the process. (2) The distribution for primary production stage,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and developed economy stage in SREZ countries shows a structural transform from "Pyramid" into "spindle" during 1990-2013. (3) Imbalanced development exists in SREZ, as East Asia and Europe's economic growth is relatively fast and good, and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 Asia show relatively slow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collaborations across SREZ countries are not reasonable and polarization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4) The spatial self-organized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The mechanism of the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caused by self correlation is quite remarkable, but the scope of space correlation effect had the decrease trend.

Key words: regional disparity;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SREZ)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并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衍生出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多条线路。历史上,这条贯穿内地与西域、联通东西方的国际贸易通道在盛唐时期空前繁荣,宋代后趋于没落,清代中叶以后则陷于沉寂。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的,它是中国在现阶段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以产业和人口“点—轴”发展为根本动力,以人员、信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本框架,以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为战略目标的重大战略构想^[1-2]。

收稿时间 2015-07-09;修回时间 2015-11-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61040、41271184);甘肃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4-63);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06RJZA117)

作者简介 潘竞虎(1974—),男,甘肃嘉峪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经济分析。E-mail: panjh_nwnu@nwnu.edu.cn。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者注:本文中涉及香港、澳门的“国家”均应为“国家(地区)”,“国”均应为“国(地区)”,“country”均应为“country(region)”。

“丝绸之路”概念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Richthofen提出的,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1967年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随后,学者们针对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历史、民族、文化、社会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概念虽提出较晚,但研究成果颇丰,涵盖了内涵界定^[3]、合作模式^[4]、合作内容^[5]、发展趋势^[6]、政策选择^[7]等诸多方面,多为理论和定性研究。区域经济差异格局是一种非均衡的地理现象,对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规律的把握是制定经济战略的科学基础,也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的基础^[8-9]。已有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经济的时空演变进行了研究^[10],但对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格局进行探讨的文献则鲜见报道。

我国已进入从高速增长转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新常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有望带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形成新的开放前沿,形成促东部再改革的新的倒逼格局,也有利于消化中国严重过剩的产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因此,有必要依据各国(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地域分工,科学合理制订地区间的合作共赢战略,有重点地培育增长极,从而带动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全面发展。沿线各国(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定和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本文在划定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的基础上,运用基于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及时空格局进行评判,旨在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差别化的发展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与数据

1.1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围

由于目前尚未出台国家层面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学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围也没有统一的判断,本文在前人^[9]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古丝绸之路主干线的走向,以及亚欧大陆桥、第二亚欧大陆桥、西伯利亚大铁路等大动脉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确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围。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跨亚欧非69个国家(地区),总面积达到5 540万 km^2 ,约占世界总面积的41.31%;总人口46.72亿(2013年),占世界总人口的66.94%;生产总值高达27.4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8.3%。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国家(地区)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考虑到中亚、东欧许多国家系1980年代末以来陆续独立或建国的,故研究时段选取为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3年共6个时段。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界定既需要尽可能简捷的测度指标,还需涵盖尽量丰富的信息^[11]。人均GDP可揭示一个国家(地区)的总体富裕程度,反映其资本积累边界,涵盖其国民购买能力和需求结构^[12],成为目前国际上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最为通用的指标,已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和各国统计部门广泛采用。因此,本文选取6个时段的各国(地区)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与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数据中心公布的数据。个别国家(地区)在个别年份上缺失的数据,从相应年份的《世界经济年鉴》获取,或通过相邻年份的数据插值得到。

2 研究方法

2.1 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定

钱纳里(Chenery)等根据人均GDP研究的经济阶段分类标准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在区域经济学和城市规画领域被广泛用于发展阶段的划分^[12-13]。本文即应用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将1970年美元作为基准,利用购买力评价法转换因子,分别推算出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3年美元划分标准。

2.2 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

利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ESDA方法,计算各国(地区)发展阶段的空间异质性和依赖性,据此划定空间关联的热冷点区及空间集聚类型。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域Moran's I指数(LISA)计算空间自相关,借助Getis-Ord G_i^* 值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高低集聚现象。篇幅所限,计算方法详见文献^[14]。

2.3 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用于分析在无后效条件下,时间和状态都离散的随机转移现象,而许多地理现象或者区域经济现象的演变过程都具有无后效性的特征。所以,马尔科夫链是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行之有效的手段^[15]。马尔科夫链的具体分析过程是将区域经济现象不同时间点的连续属性值进行数据的离散化处理,将数据划分为不同等级类型,测算不同类型的概率分布和转化,并

且根据研究单元经济类型水平的平稳、提高和降低来定义其转变的方向。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16]。

2.4 空间变差函数

空间变差函数又称为半变异函数(semi-variograms),是地统计学中用于分析区域化变量空间变异性及结构性的方法,其拟合模型主要有球面、指数、高斯、线性基台值函数等。计算公式详见文献^[17]。通常采用空间变差函数曲线来测度区域变量的空间变异,其中块金值、基台值、变程和块金系数是最常用的参数^[18]。

3 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时空分异

3.1 时间特征

将丝绸之路经济带69个国家(地区)按表1所示的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I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第II阶段(工业化阶段)和第III阶段(发达经济阶段),得到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均GDP类型的Markov转移概率矩阵(表1)。由表1可知,对角线元素的值均大于非对角线元素,说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之间的转移概率较小。对角线上元素的最小值是0.5,而最大值是0.75,这说明20多年间如果某个国家在初期属于经济发展阶段*i*,那么在后来的年份仍属于该阶段的可能性最少为0.5。从第I阶段进化到第II阶段的概率(0.5)大于从第II阶段进化到第III阶段的概率(0.25),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欠发达国家后发优势较为明显,而工业化国家步入发达经济的过程中则更易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此外,既没有从第I阶段类型跳跃到第III阶段类型的国家,也没有从高级阶段退化到低级阶段类型的国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均在平稳向上发展,实现跳跃级发展的概率几乎是不存在的。

表1 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均GDP类型的马尔科夫概率矩阵

Tab.1 Markov matrix for per capita GDP classes at the country level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during 1990—2013

t+1	1990—2013		
	第I阶段	第II阶段	第III阶段
第I阶段	0.50	0.50	0
第II阶段	0	0.75	0.25
第III阶段	0	0	1

采用ArcGIS 10软件的空间统计分析功能,按照相邻的原则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反距离权重法(Inverse Distance)作为空间关系,以直线距离(Eu-

clidean Distance)计算6个时点上的全局Moran's I指数(表2)。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集聚与扩散态势来看,各年份各国(地区)的人均GDP数值数据均通过了1%置信区间的检验,且各时点的Moran's I指数值都大于0,反映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始终表现出相对集聚的发展特征。1990—2013年间,Moran's I指数除了在2005年小幅增加外,总体呈现递减的趋势,但即使在I指数最小的2013年,仍然较为显著,这反映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仍然以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为主,不平衡的发展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弱化。

表2 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均GDP的全局Moran's I指数

Tab.2 The Global Moran's I of per capita GDP at the country level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in 1990—2013

年份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3
Moran's I	0.3677	0.3643	0.3216	0.3472	0.2896	0.2358

3.2 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梯度,东部与东亚经济圈相连,西部与欧洲经济圈相连,中间的中亚和南亚地区形成一个经济凹陷带,东中西区域间差异显著(图1)。东部片区多为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西部片区多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以技术驱动为主。中部片区一类国家属石油输出高收入国家,另一类是中亚等资源型中低收入国家。三大片区产业分工协作不合理,发展互补性强。东部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普遍进入工业化中期,西部的欧盟和部分东欧发达国家已迈入后工业阶段,其经济增长模式普遍以技术驱动为主,但许多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疲软。中部则呈现两极分化:一类以海湾合作组织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人均国民收入高;另一类是中亚和北非等资源型经济欠发达国家,仍处于工业化低级阶段,上述两类国家的国民经济均严重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经济结构单一、脆弱,易受到国际油价的冲击。

图1为基于人均GDP单一指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年份经济发展阶段的分级示意图,由图1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格局表现出“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特征:在1990—1995年为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东片(东亚、南亚、东南亚)几乎全部位于第I阶段,其中东亚、南亚归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东南亚则归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I;

西片(欧洲)呈现东欧和西欧两极分化状态,但东欧和西欧内部较为均衡;中片(中欧、西亚、北非)多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2000—2005年,呈现以东亚、东欧和中亚为增长极的不均衡特征。自2010年后,表现为相对均衡的发展态势,这种相对均衡态势主要表现为整个东亚、东南亚为代表的制造加工品输出基地、以南亚为主的人力资源丰富地区、以中亚、西亚、北非为代表的资源富集区和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所呈现的整体不均衡状态下的相对均衡。

从国家(地区)单元看,1990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多达22个国家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占国家总

数的31.88%,其中处在生产阶段I的有11个国家。仅有德国、荷兰、奥地利等中、西欧国家,卡塔尔、文莱、阿联酋等石油资源型国家以及新加坡和香港共9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发达经济时代标准。2000年,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的国家明显增加,多达30个,占国家总数的48.43%,其中处在生产阶段I的增加到15个国家。与此同时,以色列、科威特迈入发达经济标准行列,使发达经济体数量达到11个。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国家最不稳定,1990—2000年间分别减少了3个(伊拉克、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退到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I)和5个(伊朗、保加利亚、阿尔及利亚、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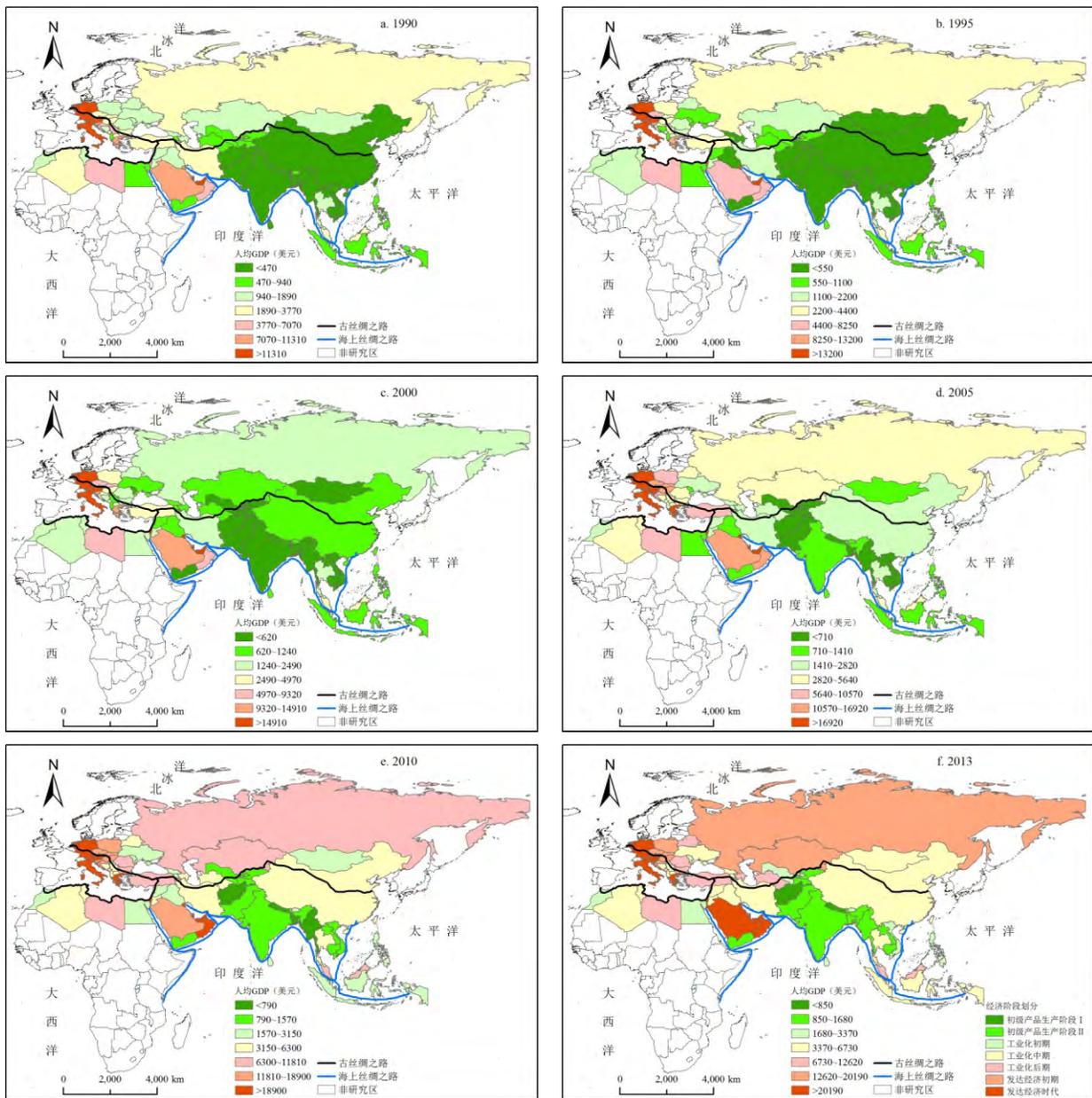


图1 1990—2013年基于人均GDP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阶段示意

Fig.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based on per capita GDP between 1990 and 2013

罗斯退到工业化初期,捷克进入工业化后期)。2013年,只有11个国家仍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占国家总数的15.84%,其中处在生产阶段I的仅包括尼泊尔和阿富汗两国。希腊、斯洛文尼亚、澳门、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家(地区)相继进入发达经济时代,处在发达经济时代的国家数目达到16个,加上达到发达经济初期的7个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超过1/3的国家迈入经济发展的第Ⅲ阶段。从空间分布来看,人均GDP达到发达经济标准的国家集中分布在两类区域:以欧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主的欧洲;以海湾合作组织为主体的油气资源富集区域;另有以色列和新加坡、香港、澳门等面积较小的城市型经济体。就数量结构而言(表3),1990年人均GDP达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呈现“坛子”状的分布结构,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数量最多,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的国家数量也不少;1995年和2000年这种“坛子”型的结构被近似“金字塔”型的结构所取代;自2005年始,“金字塔”的态势有所减弱,处于金字塔中部即达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阶段的国家持续增加,到2013年,这种极化态势较为明显的“金字塔”型结构分布演化为相对合理的近似“纺锤体”结构。就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三大发展阶段而言,其所含国家数量占比从1990年的32:46:22,演变到2000年的43:35:22和2013年的16:51:33。

计算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阶段类型转移状况(图2)。从经济发展阶段三大类间的转移情况(图2a)可知,1990—2013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有19个国家(地区)向上转移,占国家总数的27.54%,集中分布在中国、东南亚、中亚、东欧,散布在其他地区的包括埃及、阿曼等个别国家。其余国家(地区)类型转移为平稳,没有向下转移的国家。说明总体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均在持续向上发展,不存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的“直升机”式跨阶段发展的国家。但从经济发展阶

段七小类间的转移情况(图2b)则可知,1990—2013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多达48个国家(地区)向上转移,占国家总数的70%。其中,近20年间提升3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有4个,表现最为突出的中国,从1990年的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进入到2013年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土库曼斯坦依靠开发丰富的油气资源和政局稳定,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I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有着良好工业基础的波兰和哈萨克斯坦渡过了苏东剧变后的产业调整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完成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发达经济初期的过渡。提升2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有13个,主要由两类国家构成,一类是印度尼西亚、越南、斯里兰卡等新兴制造业国家,另一类是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向下转移的国家只有1个,塞尔维亚,从1990年的工业化后期阶段退到了2013年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另有20个国家保持平稳,这些国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业高度发达的欧盟各国,如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另一类是中东北非等改革力度小、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家,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也门、阿富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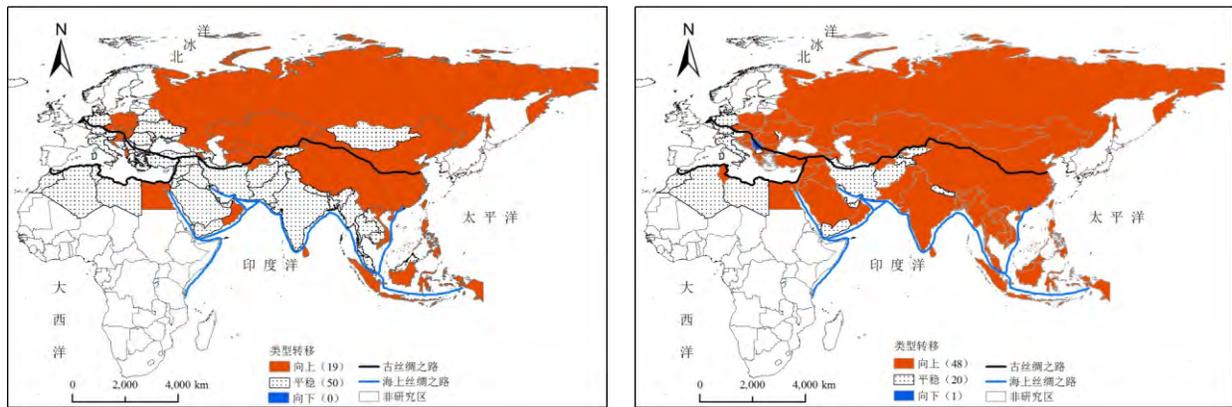
3.3 空间联动发展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类型,制作Moran散点图并根据某国与其他国家邻接性,将各个国家在1%显著水平下划分为4类(图3):①高高型。自身与相邻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二者呈正相关关联,即所谓“近朱者赤”。②低低型。自身与相邻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呈显著正相关关联,即所谓“近墨者黑”。③低高型。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低,而相邻国家发展水平高,空间上呈现中心低、四周高的负相关特征。④高低型。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高,而相邻国家发展水平低,显著负相关,空间上中心高、四周低。从国家数量分布来看,各类型达

表3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阶段的初步划分

Tab.3 Classific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based on per capita GDP in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and 2013

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3年	
		数量/个	比重/%										
第Ⅰ阶段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	11	15.94	17	24.64	15	21.74	11	15.94	4	5.80	2	2.80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II	11	15.94	13	18.84	15	21.74	10	14.49	9	13.04	9	13.04
	工业化初期	17	24.64	12	17.39	14	20.28	12	17.39	13	18.84	9	13.04
第Ⅱ阶段	工业化中期	11	15.94	9	13.04	6	8.70	13	18.84	13	18.84	16	23.19
	工业化后期	4	5.80	4	5.80	4	5.80	4	5.80	9	13.04	10	14.49
第Ⅲ阶段	发达经济初期	6	8.70	4	5.80	4	5.80	5	7.26	7	10.16	7	10.16
	发达经济时代	9	13.04	10	14.49	11	15.94	14	20.28	14	20.28	16	23.19



(a)三大类间转移

(b)七小类间转移

图2 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人均GDP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s of per capita GDP class transitions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during 1990—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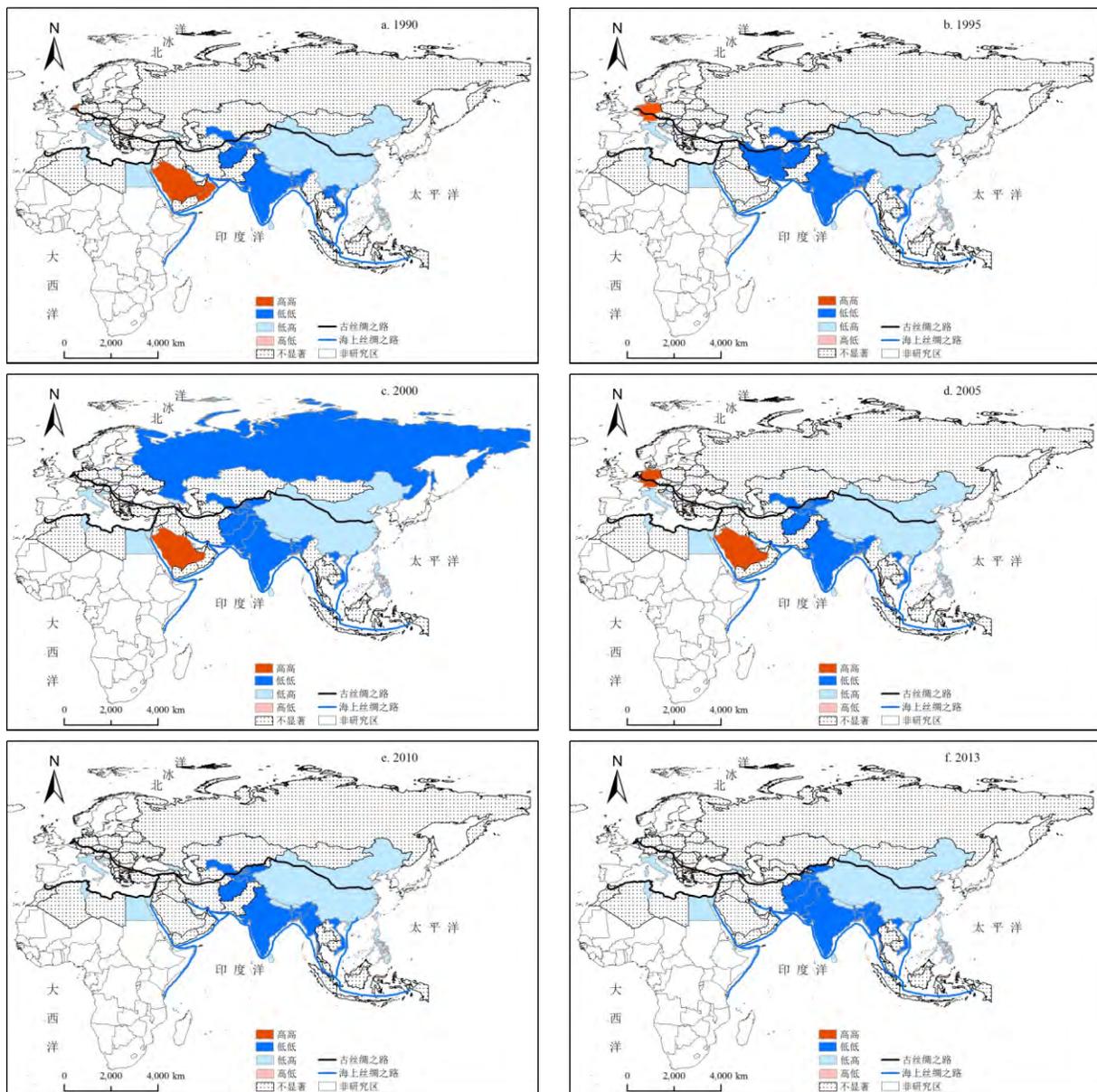


图3 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经济空间关联类型

Fig.3 Patterns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during 2000—2010

到显著的数据并不多,1990年低高(15) > 低低(7) > 高高(3) > 高低(0),人均GDP最高的是阿联酋,为28 033美元,最低的是缅甸(69美元),二者相差406倍。2013年则是低高(15) > 低低(8) > 高高(0)=高低(0),人均GDP最高的是卡塔尔,为100 260美元,最低的是阿富汗(678美元),二者相差达147倍。这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总体呈现非均衡的发展格局,而且这种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强者的极化效应不明显,强弱对比差异仍较大。各类型国家多呈板块状集聚分布,体现出一定的区位趋同性。

3.4 空间变异性

以人均GDP为对象,采用变差函数测算6个年份经济发展差异的演化。选择步长为7 217 km,以确保步长大小与步长数的乘积约等于最大距离的0.5倍^[19],分别采用线性、指数、球体和高斯模型进行拟合,以拟合度最高的模型为依据计算变差系数,进行Kriging插值,拟合结果如图4,各年份拟合的决定系数R²均在0.86以上。由Kriging插值的3D拟合图可清晰地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差异的格局演化过程、分布形态和内在结构。1990年,西北方的欧洲地区经济高点密集,而中部的中

亚、南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经济低谷,东部也仅有香港、新加坡等高点凸显;1995年开始,在部分西亚地区出现了经济高点;2005年,曲面变得较为光滑;2013年,总体格局没有变化,但高低点的对比愈加弱化。

自1990年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由经济发展引起的空间差异在不断扩大,2013年相对于1990年,基台值扩大了13.9倍,而块金值也在不断扩大;相反,块金系数并没有呈现出单调增减的态势,2000年以前块金系数有高有低,2000年以后块金系数持续增大,这反映出伴随着经济空间差异的持续扩大,在不同时期指标变异的随机成份表现不同,由空间相关性所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表现为不断加大的态势。6个年份上,人均GDP在既定步长下的变程变化不大,其数值在360~390km之间波动,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效应的作用不明显,经济发展受发达经济体的辐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利用最小二乘法选择的空变拟合模型在6个年份均采用球体模型,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相似的结构特征,而且模型的拟合度越来越差,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随机性增强,结构分布趋于明显,空间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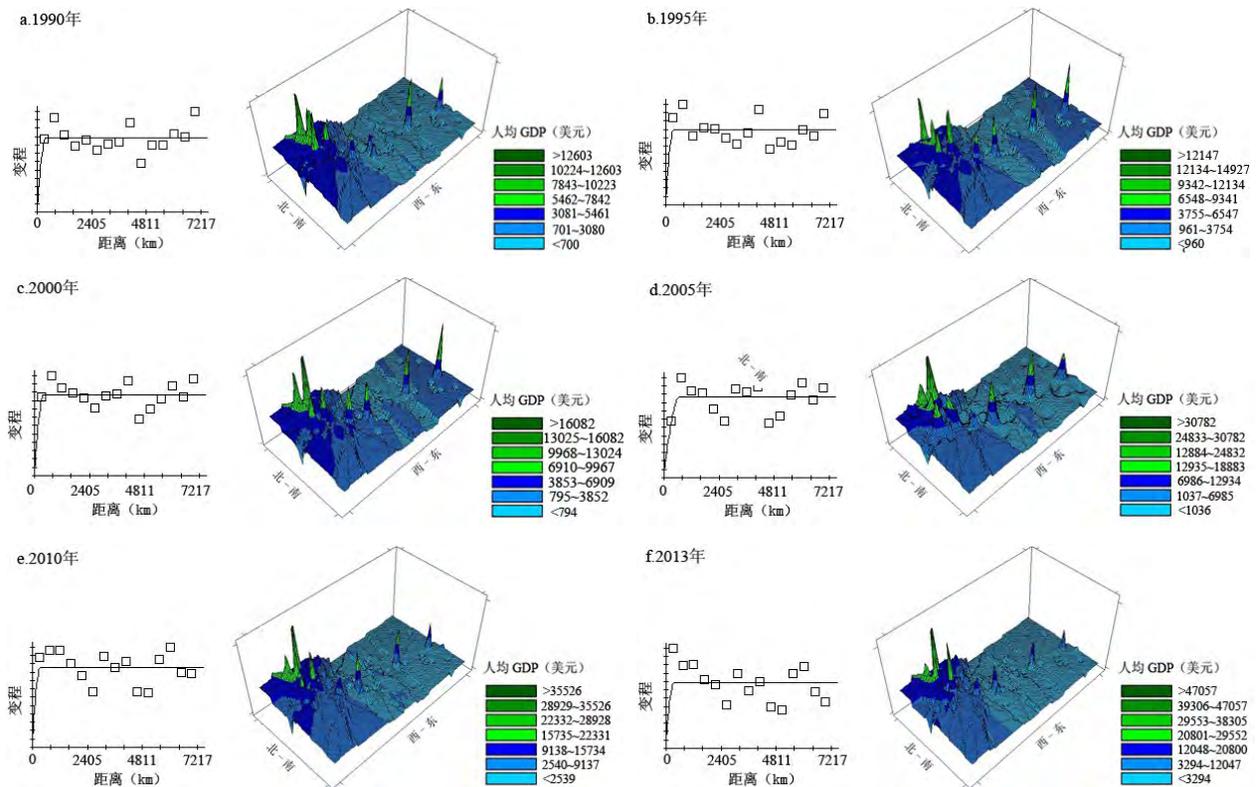


图4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变差函数演化(左:同向方差拟合;右:Kriging 3D图)

Fig.4 Evolvement of variogram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y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组织性减弱。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前,国内有关区域差异的研究中,使用钱纳里标准划分发展阶段时往往存在着误区,忽视时间性,通常直接将现期美元计算的人均GDP与钱纳里用1970年美元为基点确定的标准加以对比,无疑会高估经济发展程度^[11]。本文对1990—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进行了辨识。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的演变特征。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三大发展阶段所含国家数量占比从1990年的32:46:22演变到2000年的43:35:22和2013年的16:51:33至2013年,分布上由“金字塔”型结构转变为“纺锤体”结构。极化效应不明显,空间关联效应的作用不显著。因经济发展引发的空间差异持续扩大,由空间相关产生的结构化分异有扩大的趋势。

本文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极化效应不明显,产业分工协作不合理,缺乏有效的空间关联效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20],外部经济引发经济活动的集聚,外部不经济则引发经济活动扩散,集聚就会有最优规模,而扩散自然会有最优边界,集聚和扩散的动态平衡共同决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状”空间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互补性强,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很大的可提升的合作空间。中亚和西亚国家重点寻求与其他国家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将能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欧洲重点寻求资源,缓解能源限制,利用自身发达的科技实力,寻求对外合作空间。南亚与其他国家合作有利于发挥人口红利,缩小悬殊的贫富差距,改善基础设施。而中国不仅需要输入能源、原材料,而且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需要广阔的海外产品和投资市场。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体彼此间具有较强互补性,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格局和地域分工特点,首先应选择以大城市或城市群为节点的增长极布局模式和以交通干线为轴线的点轴布局模式,进而推动形成完备的产业网络和产业梯度布局模式。应依托欧盟、中国、俄罗斯三大经济体的辐射带动效应,重塑欧亚经济、资源等方面的统一空间,创造核心—边缘的合作共赢模式,形成合理的国际梯度分工。其次,要以亚欧大陆桥、海上运输通道、

空中快速通道、油气输送管道和通信管线建设为基础,强化互联互通,以边境口岸城市为节点,互动并进,形成“多极、多带、多节点”的丝绸之路交通经济带。在此基础上,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打造区域共同市场,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不同发展水平的自贸区乃至关税同盟,最终实现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2):1-10.
- [2] 白永秀,吴航,王泽润.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依据、目标及实现步骤[J].人文杂志,2014(9):25-31.
- [3] 马莉莉,张亚斌,王瑞.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文献综述[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27(4):63-69.
- [4] 杨恕,王术森.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及其挑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2(1):24-25.
- [5] 李忠民,刘育红,张强.“新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2011,37(4):116-121.
- [6] 李宁.试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20-124.
- [7] 王海运.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构想[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6):35-44.
- [8] Arbia G. The role of spatial effects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gional concentration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ystems, 2001, 3(3):271-281.
- [9] 樊杰,陶岸君,吕晨.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87-95.
- [10] 任秀芳,张仲伍,史雅洁,等.2001—2010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城市经济时空演变[J].中国沙漠,2015,35(1):248-252.
- [11] 齐元静,杨宇,金凤君.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J].地理学报,2013,68(4):517-531.
- [12] Chenery H, Robinson S, Syrquin M.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3] Chenery H, Syrquin M.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4] Anselin L, Syabri I, Kho Y. GeoDa: an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Data Analysis [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06, 38(1):5-22.
- [15] 陈培阳,朱喜刚.中国区域经济趋同:基于县级尺度的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J].地理科学,2013,33(11):1302-1308.
- [16] 潘竟虎,石培基.甘肃省区域经济增长俱乐部空间趋同分析[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3(6):84-89.
- [17] 王静,张小雷,杜宏茹.新疆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特征[J].地理科学进展,2011,30(4):470-478.
- [18] 金淑婷,李博,杨永春.地学视角下的中国县级行政区空间格局演变[J].经济地理,2015,35(1):29-37.
- [19] 靳诚,陆玉麒.基于空间变差函数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差异演变研究[J].地理科学,2011,33(11):1302-1308.
- [20] 卫玲,戴江伟.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机理与战略构想[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4(4):39-50.